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侗族作家丛书

心锁

丝路

我的哈萨克斯坦情话

栗周熊

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侗族作家丛书

邓敏文 黄忠彩 主编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我的哈萨克斯坦情结
心锁丝路

粟周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锁丝路：我的哈萨克斯坦情结/栗周熊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8

（侗族作家丛书）

ISBN 7-105-05677-0

I. 心… II. 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1680 号

心锁丝路

作 者：栗周熊

责任编辑：宝贵敏

责任校对：张嘉琳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电 话：64228001（汉文二室）

64211734（发行部）

http: //www. e56. com. cn

印 刷：聚鑫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212 千字

印 张：10.625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5-05677-0

全套定价：100.00 元，本册定价：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一束鲜艳的郁金香

(代 序)

高 昶

说起丝绸之路上的哈萨克斯坦，人们会想起一千多年前曾经到过那里的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正是他写下了那些被人们千古传诵的诗句：“首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历史毕竟翻过了新的一页。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上的这一方土地变成了什么模样？

读者随着栗周熊先生这部《心锁丝路》文集的引导，会饱览这块郁金香故乡当今瑰丽的画卷。作者从文化使者的独特视角，以其细腻的笔触真实地记述了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变迁，从她的人文历史、地域景观，到她的风土人情、世象百态，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颇具时代气息，又非常耐人寻味的生活图画。

书中辑录的散文、随笔和杂记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

涵，读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也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跟作者一样心驰神往，对哈萨克斯坦人民，对丝绸之路上的这片热土，感到魂牵梦绕，一往情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章足以丰富我们心目中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会增强我们去架设这座欧亚大陆桥的信心。

常言：天道酬勤。这部文集既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哈萨克民族文化巨擘——诗人阿拜的总结，也是他在紧张而又繁琐的外交官生涯当中锲而不舍、笔耕不辍的成果。

粟周熊先生出生在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山寨，自幼受崇文尚学的家风熏陶，还在年轻时就在家乡文坛上崭露头角。正是由于家乡醇厚乳汁的哺育，才使他像诗人阿拜那样历尽艰辛，经过砥砺和磨炼，从侗家的风雨桥走出来，走向了丝绸之路，跨上了欧亚大陆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心锁丝路》好比是他奉献给广大读者（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读者），也奉献给家乡的一束鲜艳的郁金香。

2003年4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 1 一束鲜艳的郁金香（代序） 高昶

阿拉木图随笔

- 3 萨乌列，你在哪里？
10 西出阳关有故人
15 劝君单人别远行
20 从“大佛”到“电视明星”
24 一个难忘的夜晚
27 “丝绸之路”步行街的新景观
31 郁金香开遍阿拉木图
34 在阿拉木图读街名
40 阿拉木图认树记
47 麦迪奥——阿拉木图的一颗明珠
54 大漠旱龟与石刻佛像
59 伊宁行思
64 在燃放烟花的日子里

69	一张值得珍藏的照片
75	一个民族大家庭
81	白彦虎的后裔——东干人
85	玛依拉——从中国飞来的百灵鸟
89	克拉拉大姐，您好吗？
94	伊塞克湖畔的美人鱼
98	最忙的人
103	何时奔驰车才能停在楼门口
112	忠诚的卫士——大卫
118	花花
122	难忘那段外交官岁月
130	紫罗兰
134	伟大的友谊
143	附：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音乐文化生活中 的地位与作用（译文）
160	哈萨克斯坦国立普希金图书馆印象

阿拜研究杂记

- 171 阿拜的画像
- 175 塞米巴拉金斯克印象
- 180 阿拜故乡行
- 185 他作诗不是图消遣
- 189 阿拉木图阿拜纪念活动巡礼
- 192 哈萨克斯坦人民的骄傲
——阿拜·库南拜乌勒
- 254 阿拜的忠实学生
——恰卡里姆·库代别尔迪乌勒
- 269 阿拜第二
——穆赫塔尔·奥马尔汗乌勒·奥埃佐夫
- 301 附：我所知道的阿拜（译文）
- 312 阿拜家族的遭遇（译文）
- 318 成吉思山峦的三巨峰

324 哈萨克民族的杰出阿肯
——江布尔

327 又是郁金香花开时节（代跋）

阿拉木图随笔



Copyright © 2004 by D'NG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China
ISBN 7-309-04888-2
I · 245
定价：20.00元

萨乌列，你在哪里？

三十多年前，即 1960 年，我在四川大学外语系念俄语。当时学俄语都兴找一个苏联朋友。书来信往不但可以提高俄语水平，还可以联络感情。我于是给当时的苏联团中央去了封信，表达了我的愿望。不久即收到哈萨克某地一位叫萨乌列的女同学的来信，以后我们几乎每月通信一次。我记得当时的国际邮资并不太贵，要不我这个穷学生也会负担不起。我们互换了照片，她还给我寄来工具书、纪念邮票，逢年过节拍来电报祝贺。可是好景不长。一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联系中断，以后我把她的来信和照片也丢失了，只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今年 5 月，我以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到塔什干去领取乌兹别克作家协会授予我的 1989 年度谢尔盖·博罗金文学奖，并作短期访问，途经阿拉木图，自然便想起了她。

当我乘坐的图 - 104 飞机一进入哈萨克的领空，我心里便开始默默呼唤：萨乌列啊，你在哪里！你听见我的呼唤了吗？但愿这次能见到她，重叙旧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没有地址，这不啻大海捞针。

第一次出国，又是独自一人前往，肯定会有诸多不便，所以走前顾虑颇多。听人说，入苏联海关填报关单就很麻烦，表上有些关键字词跟文学作品中的意思大不一样。纵使你是个大翻译家，要没经历过这种手续，一时难免也会不知所措。所以出过国的同志为后去的人着想，有时偷偷带回一张报关单，复制好给他们，让走前在家填一遍，入关便从容多了。我无法弄到这样的练习表，只好自己去“闯关”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阿拉木图机场海关的。查验过护照，我们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负责接待。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报关单，还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逐项给我们解释该如何填写。在我的心目中，海关人员都应该是些严肃有余的人。她却笑吟吟地跟我们寒暄，非常亲热，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紧张心情也随之冰释。不到半小时，我们便顺利地过了关。

出了海关大门，我想：我要找的萨乌列不也挺像她吗？

那些年在苏联乘坐飞机相当便宜，从阿拉木图到塔什干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才需 20 个卢布，所以人们都不愿去坐那一天一夜的火车，而愿坐飞机。这样一来，买飞机票就很难了。临时买票据说还得付好处费。就是凭票订座也得很费一番周折。

不管怎么说吧，靠哈萨克作协朋友们的努力，我终于订



到了当天 23 时航班的座。22 时许，两位主人送我上机场。但到机场后得到通知，因为塔什干气温太高，飞机不能连续飞行，要晚点两个小时左右。就是说，最早也只能在次日 1 点以后才能登机。这时送我来机场的司机却犯愁了，因为他的通行证 23 时以后无效，所以他们必须得在此前赶回去。怎么办？他们不忍心将我一人撂在机场。我在异国他乡第一次登机，也很想能有个向导。他俩于是去找到负责检票的航空小姐娜塔莎，说我是中国客人，请她多多关照。并把我介绍给娜塔莎小姐。

娜塔莎是个二十来岁的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只见她冲我一笑，点点头，便算答应下来。主人走后，我走到娜塔莎跟前，向她问好，还送给她一枚熊猫纪念章。她马上将它别在胸前，噤噤地跑回休息室，给我抱来一大摞苏联民航的宣传画册。我想再跟她搭讪几句，但看她很忙，也就作罢。检票时间到了，她找到一位同事来替班，亲自把我领进安全门，送上飞机。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我只穿一件汗衫，但还是觉得浑身燥热。一方面固然是气温本来就高，另一方面是娜塔莎的热情又给我体内注入了一股暖流——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萨乌列。

乌兹别克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我译出了阿德尔·雅库博夫的《良心》和《不能接受的爱》，还翻译了乌克塔姆·乌斯曼诺夫的《一个年轻科学家的遭遇》。这是个很不错的长篇小说，



只因译不逢时，四五年过去，译稿至今还锁在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当时是准备好带着一种负疚心情去见乌斯曼诺夫的。

在塔什干一下飞机，我便迫不及待地向来机场接我的作家扎希尔打听乌斯曼诺夫的近况，没想到他凄然地告诉我：乌斯曼诺夫两个月前出访非洲，被当地一种毒蚊子叮咬，回国后又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已经辞世。

这对我无异晴天霹雳。我知道他也就刚过知天命之年，从照片上看还是个身强体壮的汉子，可是竟等不到自己的作品中译文问世便悄然离开了人间。

5月15日，在主人的安排下，乌斯曼诺夫的遗孀沙里法到作协来看我。她五十上下，一副戚容，至今眼圈还是黑的，可见失去亲人对她是个多大的打击。我首先向她说明，乌斯曼诺夫是我所敬佩和喜爱的作家之一，因此翻译了他的作品，并对他的早逝表示深深的哀悼，愿他的灵魂早日升天。我还拿出为她准备的一份薄礼，又拿出一瓶随身带去的中国名酒，说我可能去不了坟头祭奠，请她代我把这瓶酒拿去洒在他的墓前，表示我对他的悼念。

沙里法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听我这么一说，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很为自己的亲人骄傲，夸他是个能干的丈夫，文思敏捷的作家，又是个疼爱儿女和孙辈的父亲和祖父。她对我连声感谢，一再表示：你没忘记我们，我们很高兴，愿今后永远成为朋友。并邀我第二天晚上去她府上做客。

5月16日晚，我在乌兹别克作家协会翻译与交流中心主



席穆罕默德·阿里和沙里夫的陪同下，如约去到沙里法家。乌斯曼诺夫的弟弟，还有作家的一位生前好友来作陪，主人的两个成年儿子也在座。

晚餐很丰富。餐具都是清一色高级水晶玻璃器皿。第一道菜便摆了满满一大桌。酒有白酒与红酒，有草莓和樱桃等新鲜水果，还有肉煎包子、扒鸡、香肠和各种色拉。既看出女主人的盛情，也看出她是个理家的能手。

第一道菜撤下去，端上来香喷喷的抓饭和其他几个配菜。

最后上的是红茶和点心。

上抓饭前，沙里法还领我们去参观作家生前的书房，现在一切都还保持原样。因为是在儿女面前，女主人尽量克制住内心的痛苦，又向我讲述起作家生前的一件件往事……

该告辞了，沙里法特意送我爱人一段绸子，并请我转达她的诚挚问候。我就想：作家的夫人可能更容易心心相通吧！

她是我在苏联见到的又一个“萨乌列”。

5月17日，我从塔什干乘机返回阿拉木图。我的朋友穆拉提·奥埃佐夫还在忙于参加他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无暇来陪我。因此作协派来接我的两个小伙子便直接把我送到了女诗人马尔芙加家。当晚在这里受到诗人夫妇和穆拉提一位好友的热忱款待。

当晚又是丰盛的晚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饮食上也稍稍有别。在这里我再见不到抓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什巴尔马克”，这个哈萨克词的意思是



“五指”，即用手抓着吃的一种食物——在很稠的羊肉汤里煮的面片，不过，在这种场合，我们同样是用勺舀着吃。另外，细心的女主人还特意给我做了几个中国菜，还叫儿子给我敬酒，使我备感亲切。饭后喝的是奶茶，虽说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一带也喝奶茶，但我没去过那些地方，只是听人说过，还说开始喝时很不习惯它的膻味。我却不然，觉得味道不错，喝下一杯又一杯，连女主人也深感愕然。

我们四人又喝又聊，晚餐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其间女主人还弹起东不拉，唱了一支哈萨克歌曲。歌词我听不懂，但歌声婉转低沉，带有些悲凉，我看另外两个男主人也深为动情。

原来他们三人二三十年前也都是中国人。马尔芙加和她的丈夫阿卜莱是20世纪50年代到苏联去的。阿卜莱原是一名电影演员，1953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过一部叫《哈森与加米拉》的片子，现在阿拉木图国家民族乐器博物馆工作。马尔芙加是当代著名哈萨克女诗人，著有《开花的季节》、《一杯黄土》、《草原的弦》、《故土》等近12部诗集，有四五部已译成俄文，有的还译成了中文。前年夫妇俩回新疆探亲，诗人回去又写了若干关于中国的诗。据诗人本人说，新疆一家出版社已译成中文准备出版。她表示还很想回来看看，故乡的变化实在令他们感到振奋。

另一位叫艾坦的是新疆大学1967年的毕业生，现在阿拉木图电视台主持《阿拉套》节目。三人中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讲了北京、乌鲁木齐，言语中流露出对故乡的依

